

塘河人家

唱秤人、纤夫、脚划船夫

□ 杰宁

“哎——透骨新鲜大黄鱼嘞，阿国师傅买两根(条)一斤六两啦，总共六角一分嘞！一字两头平，秤杆不亏人，大黄鱼三角八分一斤嘞！”随着石骨铁硬、抑扬顿挫的甬式腔调，唱秤人边唱边在一杆吊着秤砣、微微上翘的秤杆上快速划拉几下，迅速固定度量线刻度，便一口气唱出秤盘里鱼货的计重结果和成交金额。一笔生意刚做成，下一笔交易又在气韵悠长的唱和中开始。



作者儿时溺水过的塘河。



择阳桥。王瑜 摄

与唱秤吆喝声交相呼应的是附近巷子里铁匠铺火星飞溅的煅打声、白铁店“叮叮当当”的敲打声、箍桶店“乒乓乒乓”的拼接声，甚至还有猪仔被阉割时的“嗷嗷”叫唤声。沿街数爿水产行、咸货店、饮食店、馄饨店、包子铺、大饼油条店、豆浆粢饭店鳞次排开，空气中弥漫着咸腥鲜香等各种混合味道。嘈杂的街巷两侧，熙熙攘攘的赶集人群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，到处可见急欲找寻买主的山里客期盼的目光……不远处，前塘河两岸的十几个船埠头更是拥挤不堪，人们正将各类生产资料(竹、木、柴、炭、农具等)在此装船发运。

这便是20世纪70年代末，横溪农历逢一、六集市时人声鼎沸的赶集场景。这热闹非凡、人声鼎沸、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前塘河上游的集市交易场面，堪比一幅微缩版的清明上河图。民谣：“一六横溪市，二七管江市，三八塘头市，五十韩岭市。”横溪放在首位，足见其年代的久远，繁华空前且经久不衰。

“河头，河头，河已到头！”地处溪尾河首的横溪镇河头村，旧时因鄞南古航道前塘河流至村中到头而得名。这里的村民大多姓陆。据民国时期纂修的《河头村陆氏家谱》记载：始祖陆寘的父亲为北宋左丞相赠太师楚国公陆佃(系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爷爷)，陆佃与王安石、王庭坚、范祖禹、欧阳修等同朝为官。北宋建炎年间，为避兀术之乱，陆寘携家眷东迁至鄞州的横溪河头，结茅建庐，设舍栖息，迄今已近900年。

作为鄞州境内三条塘河之一，前塘河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通航历史。20世纪80年代之前，前塘河是鄞(县)、奉(化)、象(山)及宁海等地，以及东南山区、平原乡村的民众经横溪去往宁波的水路交通枢纽。在那个物资匮乏，文化生活极度缺乏的年代，前塘河犹如一道横跨南北两端的彩虹，将沿线20多公里的村庄人流串联起来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生活的憧憬与信心。

塘河纤夫是一个靠力气讨生活的特殊群体。小时候，每次坐小货轮去宁波，我都会从船舱里探出小脑袋，好奇地观察着纤夫们在岸上拉纤的情景。与川江两岸逆流而上的纤夫不同，行走在前塘河岸边的纤夫没有高亢激昂、腔调悠长、前呼后应的号子声，前塘河四季水流平缓，无需用号子声来互相协调使劲。纤夫们最为艰辛的日子是在炙热的夏季，烈日下他们头戴草帽、光着脊背，默默地挥汗如雨、艰难前行，汗珠从头上、颈肩部和身上密密渗出，流淌在黝黑与古铜色的背部，远远望去闪闪发亮……

前塘河上有无数座横跨塘河两岸、造型各异的石桥，很多石桥在桥洞脚边建有便于纤夫通行的纤道，俗称桥带。如遇桥下无纤道可通的石桥，打纤担过桥则是

脚划船并非用手划桨，而是船夫独自一人坐在船尾，用双脚蹬踏一支长桨提供向前动力，其双手则持一短桨控制方向和辅助划行。

我出生在前塘河畔的甲村。母亲分娩时并发难产和大出血，幸好接生的陈医生当机立断，让我父亲马上到甲村塘河边叫了一艘脚划船送母亲到宁波华美医院(今宁波二院)，经妇产科医生全力以赴抢救，我才得以平安降生。但因母亲难产大出血导致生命垂危，无法哺乳我，幸亏热心的陈医生为我找来一位外国奶妈来喂养我。这位名叫卡丽娅的奶妈来自奥地利，她不久前也在华美医院产下了一个男孩。

也许是对我奶妈的乳汁过敏，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我，右胸口长出了一个小疹子。卡丽娅发现后便用指甲掐掉疹子，然后搽上了一点红药水。没想到，从第二天夜里开始，我就啼哭不止。原来，疹子被掐后破溃感染，继而发炎肿胀引发高烧。待父亲和卡丽娅发现后，又赶紧叫了一艘脚划船把我送到宁波江东医院及时手术处理，才使我转危为安。

船只通过的一种高超手段，这也是最能体现纤夫功底的一手技术活，且是一道绝活。每次过桥瞬时，领头的纤夫先是飞快奔上石桥，然后站在桥面中间，面对来船方向，左手抓紧纤绳，右手提着纤担前后甩动几下，迅速将纤担利用惯性呈弧形抛向空中，在电光石火之间，纤夫的手腕恰到好处地稍一提顿，这纤担便像被施了魔法似的，带着纤绳忽地一下从桥面向前方空中飞出，然后随着惯性由上向下，在空中划一个漂亮的弧圈，如同一只听话的小鸟，“嗖”地一下从桥洞下方一下蹿上桥面的另一侧，不偏不斜，不高不低，精准无误地落在纤夫手中。那过程行云流水令人着迷，简直妙不可言。随即，纤夫迅速将纤担套在胸前，蹬蹬蹬地快速奔下桥头，在岸边继续躬背弯腰，一步一步地迈向前方……

6岁那年，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，在离家不远的河头村择阳桥河边玩耍时，一不小心溺水下沉，尚不谙水性的我两只小手不停地扑腾，未及张口呼救，河水已咕噜咕噜地灌入腹中……就在命悬一线之间，刚巧有位来自北大荒回家探亲的男知青路过，听到了河边小伙伴们惊叫声，他二话没说，一个鱼跃扑向水中，又瞅准冒出水面的一串串水泡，一个猛子扎入水中，只几秒钟便将已沉入河底的我从水中高高举起……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“阿拉这小赤佬命倒是蛮大的，每次生死攸关之时，要么遇到好心的脚划船夫，要么被塘河人家所救……”当天晚饭时，得知我溺水获救的详情后，父亲既庆幸又若有所思地说。年幼的我似懂非懂，只是不停地眨巴着眼睛。事后母亲告诉我，那个救我一命的北大荒知青，正是当年前塘河上撑脚划船的老陆家的大儿子阿国。

感谢塘河上的脚划船，感谢那个头戴乌毡帽的绍兴船夫和她的儿子阿国，在我几次生命攸关之际，将一条幼小生命的希望之灯持续点亮。